

宗。皇。后。百。傳

卷一百一十五
宗



ONE HUNDRED BIOGRAPHYS
OF THE EMPERORS AND
EMPRESSES IN CHIN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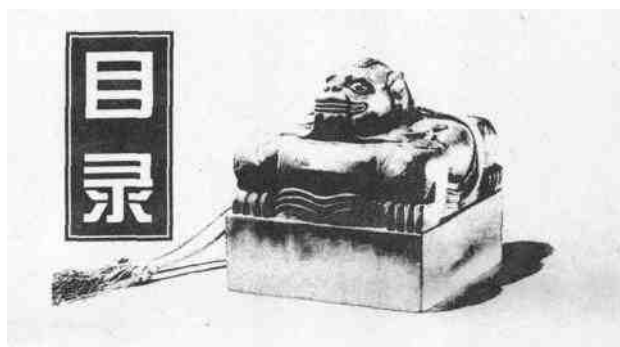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皇帝皇后百传



明 神 宗

远方出版社





第一章	幼龄登基	(1)
第二章	万历新政	(53)
第三章	皇帝大婚	(126)
第四章	亲操政柄	(155)
第五章	抗倭援朝	(185)
第六章	民怨沸腾	(210)
第七章	怠于朝政	(227)
第八章	国本之争	(263)
第九章	定陵主人	(293)

0A241/06



第一章 幼龄登基



一

本书的传主，姓朱，名翊钧，登极后，改年号为万历，人称万历皇帝；死后，庙号神宗，史称明神宗。他出生的时候，祖父朱厚熜当朝，即明世宗（嘉靖皇帝）；父亲朱载堉，当时还是一个亲王——裕王。据说，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二月，嘉靖皇帝册立二子载堉为皇太子，三子载堉为裕王，四子载圳为景王。大礼举行完毕，太监各持所赐册宝归府，误将皇太子册宝与裕王册宝调错，太子拿到的是裕王册宝，而太子册宝却到了裕王府。其时太子已身患绝症，不久夭折，年仅十四岁。这一差错引起朝廷内外官僚骇怪。因为裕王与景王，虽排行三、四，其实同岁，大臣们颇以为皇上有所偏袒。景王于册封四年之后去世，人们纷纷议论，以为册宝之兆久定于冥冥之中。终世宗一朝，太子死后，未再建储位，但皇位继承人已非裕王莫属了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十二月十四日，朱厚熜死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朱载堉即位，改明年为隆庆元年，这就是穆宗。

穆宗继承的是他父亲世宗留下的烂摊子，所幸的是内阁元辅徐阶拨乱反正，召用建言得罪诸臣，死者恤录，将方士付诸法司论罪，罢除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。朝野为之号恸感激。





穆宗朱载堉共生育四个儿子，长子、次子先后夭折，仅存三子翊钧、四子翊穆。

朱载堉身为裕王时，娶昌平人李铭之女李氏为妃，生长子翊钺，五岁时夭折，赠号裕世子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追谥为宪怀太子。李妃短命，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四月十三日死，葬于金山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正月二十九日谥为孝懿皇后，封其父为德平伯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九月十九日，将穆宗与李皇后合葬于昭陵。

嘉靖三十七年九月，朱载堉又选通州陈氏为裕王妃。当他即位为穆宗后，于隆庆元年将陈氏册为皇后（孝安皇后）。穆宗是个耽于声色之徒，对皇后颇为冷落。陈皇后略微有所劝谏，穆宗索性借口她“无子多病”，把她移居别宫。辄料外间传言蜂起，以为皇后左右无侍者，病日甚一日。外廷大臣对如此大事——母仪天下的人遭到冷遇，莫不忧心忡忡，又不敢犯颜直谏。这种沉闷的空气被勇敢的试御史詹仰庇（字汝钦，号咫亭，福建安溪人）打破了。某日，詹仰庇上朝，遇见太医，便急切地询问皇后近况，得知皇后病情危笃，便奋笔疾书了一道奏疏，犯颜直谏。他在奏疏中写道：“近闻（孝安皇后）久离坤宁宫，置之别宫，寝食起居，左右无侍，以致抑郁成疾。陛下略无眷顾，中外忧思。万一不起，如圣德何！”詹仰庇自知作为一个御史上疏批评皇上，又议论宫闱之事，是大忌讳，所以是冒死进谏，他说：“人臣之义，知而不该当死，言而触讳亦当死。臣今日固不惜死，愿陛下采听臣言，立复皇后中宫，时加慰问”。措词是尖锐的，态度是真诚的，穆宗看了无可挑剔，拿起笔来在上面亲笔批答道：“后无子多病，近移居别宫，冀稍安适，或可畅意。尔不晓内廷事，乃妄言。”

看来，帝后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并不好，但也不像外间传闻的那么坏。穆宗并没有因此事严惩詹仰庇，便是明证。本来詹仰庇上疏后思忖，此番必遭重谴，同僚们也为他捏一把汗。待



到圣旨下，竟如此淡然地中斥几句了事，令詹仰庇惊喜过望。

穆宗的次子翊铃，生下来还不到一年，就夭折，赠号蓝田王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追加封谥靖悼王。奇怪的是，《明史》说这个皇子，“生母无考”。这显然是朱载堉在裕王府耽于声色的结果。所谓生母无考，并非不知下落，有不得已的苦衷而隐讳不言，亦未可知。

穆宗第三子、第四子均为李氏所生。李氏，顺天府涿县人。其父李伟，字世奇，为避乱，携家迁居京师。不久，李氏被选入裕王府，作为宫人，侍候裕王朱载堉。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生朱翊钧。朱载堉即帝位后，于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册封李氏为贵妃。隆庆二年，李贵妃又生朱翊镠，四岁时册封为潞王。

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八月十七日酉时。那时，他的两位兄长早已死去，而弟翊镠还未出世，是独子，深得父亲喜爱，意欲册立为皇太子。

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春，张居正以内阁辅臣身份，向穆宗上《请册立东宫疏》，建议及早册立朱翊钧为皇太子。他向皇上指出，太子是国之大本、君之储贰，从来圣明帝王莫不预定储位，表示对宗庙、社稷的尊重。张居正说，当初他在裕王府邸时，就知道皇子聪明歧嶷，睿质夙成。去年皇上登极之初，礼部官员就曾疏请册立皇太子，而皇上以为皇子年幼，拟先赐名而后再册立。本朝早立皇太子不乏先例，宣宗于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立英宗为皇太子，时年二岁；宪宗于成化十一年（1475年）立孝宗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；孝宗于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立武宗为皇太子，时尚未满岁。现在皇子已六岁，伏望皇上于今春吉日，早立储宫之位，以定国本，以慰群情。

这一建议被穆宗采纳。隆庆二年三月初八日，为了册立皇太子，穆宗亲自告于奉先殿。奉先殿即皇极殿，俗称金銮殿，在皇极门内，居中向南，金砖玉瓦，巍然屹立于须弥座台基



上，南向，九间，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建筑物。殿中设宝座，四周环绕六根沥粉金漆巨大蟠龙柱，顶上罩蟠龙井。这个庄严肃穆的宫殿是皇帝举行隆重仪式的场所。尔后，穆宗派遣英国公张溶、镇远侯顾寰、驸马都尉邬景和、安卿伯张铎等祭告郊庙社稷。

三月初九日，穆宗在皇极殿传制：册立皇子（翊钧）为皇太子。命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，大学士徐阶为副使，捧册宝诣文华殿行礼。朱希忠，字贞卿，凤阳怀远人。嘉靖十五年（1536年）承袭父亲朱凤的爵位成国公，其后又掌五军都督府事，是当朝的一位元老重臣。徐阶，字子升，号少湖，一号存斋，松江华亭人，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进士，历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，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取代严嵩为内阁元辅。世宗卒，穆宗立，他以顾命大臣仍为元辅。由他们二人作为正副使节，主持皇太子册立典礼，显示了穆宗对太子的珍爱。

册立皇太子的册文，是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，它以皇帝的口气写道：

盖闻万国之本，属在元良；主器之重，归于长子。朕恭膺景命，嗣托丕图，远惟右昔早建之文，近考祖宗相承之典，爰遵天序，式正储闈。咨尔元子（翊钧），日表粹和，天姿颖异。诞祥虹渚，夙彰出震之符；毓德龙楼，允协继离之望。是用授尔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……

这一天，穆宗还颁诏天下。诏书中重申“预定储贰，所以隆国本而系人心”的道理，表彰朱翊钧“英姿歧嶷，睿质温文，仁孝之德夙成，中外之情元属”。还向臣民们表白，册立皇太子实在是出于群臣的再三恳请。“昨朕嗣登大宝，文武群臣即以建储为请，朕以子年方在幼冲，未之许也。兹者礼官复稽先朝彝典，疏恳至于再三。询谋佥同，理难终拒，爰諏吉日，祇告于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授册宝立（翊钧）为皇太子”。



为了普天同庆，皇帝特地颁布“宽恤事宜”，除了对宗室子女、亲王郡王及其他皇室亲戚，还有两京文官，在外文武官员，各边将领及各处军职人员，给予优惠外，还申明了对臣民们的皇恩：

自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以前，凡官吏军民犯法，除真犯死罪，及驱骗侵欺钱粮等，罪在不赦外，其余不论已发觉未发觉、已结正未结正，一概赦免；

浙江等处布政司，并南直隶、北直隶府州县，隆庆二年份秋粮（农业税），除漕运四百万石外，其余各存留地方者，减免十分之三；

南直隶、浙江原先派征蓝靛、槐花、乌梅、梔子、红花等染料，今后都准予免派，由工部召商买送织染局应用；

各处逃亡人户，愿复业者，免除差役二年。山东、淮扬、凤阳等处抛荒田土，许诸人告官承种，免除粮差（赋税徭役）五年。

三月初十日，以册立东宫礼成，穆宗在皇极殿接受群臣上表称贺；六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则在文华殿东廊，接受群臣上笺行礼。

这一切，对于一个娃娃来说，似乎是一场儿戏。然而在他的父皇看来，却是非同小可的头等大事，皇太子是他的“储贰”（接班人），非得着力调教不可。于是，到了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二月，当皇太子十岁的时候，穆宗亲自为他选择了教官即东宫辅导。皇太子的老师，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高级官僚：高仪、张四维、余有丁、陈栋、马自强、陶大临、陈经邦、何洛文、沈鲤、张秩、沈渊、许国、马维文、徐继申。到了三月，皇太子就正式“出阁就学”，开始接受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训练，以便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。

一天，朱翊钧在御道西侧遇见内阁辅臣，客气地说：“先生良苦翊赞。”辅臣顿首答谢说：“愿殿下勤学。”朱翊钧回答：



“方读《三字经》。”少顷，又说：“先生且休矣。”

朱翊钧孝顺而聪明过人。某日，穆宗在宫中骑马奔驰，他见了便劝谏道，“陛下天下主，独骑而骋，宁无衔轭忧！”那意思是，你一个人骑马驰骋，不怕摔下来吗？儿子天真无邪的爱，让穆宗感到说不出的欣慰，立即下马，爱抚慰劳了一番。朱翊钧对陈皇后也很孝敬。陈皇后不是他的生母，而是嫡母，又居于别宫。他每天早晨起床后，必定要随生母李贵妃到别宫去请安，称为“候起居”。陈皇后无子，很喜欢翊钧，每天早晨听到太子与贵妃的脚步声，心情就特别欢快兴奋。见到翊钧，便拿出经书，询问他就学的近况。翊钧无不响亮地对答如流，在旁的李贵妃心中也窃窃自喜。由于翊钧的沟通，两宫日益和睦。

然而，这个准备时间委实太短暂了。朱翊钧出阁就学仅两个月，父皇就驾崩了。
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正月下旬，穆宗患病，且伴有热疮。在宫中调理一个多月后，稍有好转。闰二月十二日，病后首次视朝。森严的紫禁城内响起了沉闷的钟声，文武百官闻声入班。内阁元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内阁出来，徐徐北上，过会极门，抬眼望去，御路中央穆宗的轿子已经在那里等候了，但见穆宗并不乘轿，却径自向文华殿走去。高拱心中颇为疑惑：“上不御座，竟往文华殿耶！”立即趋步向前迎去，几个内使也急急赶来传呼：“宣阁下！”高拱、张居正听召后赶忙走向穆宗座轿停放的地方。穆宗走下金台，面带愠色，向前走去，内使们环跪于轿子两旁。这时，穆宗见到了高拱，脸色平缓了些，走上前去拉住高拱的衣服，还颇为用力，似乎在暗示对方，有话要说。

高拱早在朱载堉还是裕王时，就在他身边讲授儒家经典，关系很融洽，此时皇上这一举动当然心领神会，便问道：“皇上为何发怒，今将何往？”



穆宗答道：“吾不还宫矣。”

高拱劝解道：“皇上不还宫，当何之？望皇上还宫为是。”

穆宗稍作沉思，表示同意：“你送我。”

高拱赶紧答道：“臣送皇上。”

这时，穆宗那紧紧抓住高拱衣服的手松开了，去握高拱的手，一面露出腕上的疮，说：“看，吾疮尚未落痂也。”高拱随穆宗走上金台，穆宗愤恨地连声说：“祖宗二百年天下，以至今日。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。争奈东宫小哩！”一语一顿足，连说了几遍。他自知不久于人世，而太子（即东宫）还小，令他担忧。

高拱问道：“皇上万寿无疆，何为出此言？”

穆宗说：“有人欺负我。”

高拱说：“是何人无礼，祖宗自有重法。皇上说与臣，当依法处治。皇上病新愈，何乃发怒，恐伤圣怀。”

穆宗沉默良久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甚事？不是内宫坏了，先生怎知道。”究竟是什么事，高拱漏记了关键的一句。据何乔远的记载，这段话是：“非内官辈，先生安得知？盖宫中事也。”宫中事，即皇上的宫闱生活，臣下当然不便细问，皇上也不便明说。两人手拉着手一同默然前行，进入皇极门（金水桥北，前朝三大殿正门），走下丹墀，穆宗向内侍要茶。内侍搬来椅子朝北放下，穆宗不坐，移为南向后，才坐下，用左手拿起茶杯，连饮数口。他的右手仍握住高拱的手不放，抬眼望去，说了声：“我心稍宁。”便在高拱陪同下由东角门入内，一直走到乾清门。乾清门位于建极殿后的云台左右门东侧，夹于景远门、隆宗门之间，是内廷三大殿的正门，再往里是乾清宫大殿，是皇帝的寝殿。高拱礼貌地停止了脚步。穆宗意犹未尽，牵着高拱的手说：“送我！”话中显然带有命令的意思。高拱不敢抗旨，便随同进入寝殿。穆宗登上御榻坐定，右手还握住高拱的手不放。从御路一直到寝殿，穆宗始终握住高



拱的手，时时颜色相顾，眷恋之情蔼然，言谈间还流下眼泪。

这时，内阁次辅张居正、成国公朱希忠都已进入寝殿，在御榻前向皇上请安。站在皇上身边的高拱一手被皇上握住，只能鞠躬，不能屈膝叩头，面对同僚的叩拜颇为尴尬。穆宗也看出了元辅侷促不安之状，得体地松开了手。高拱赶紧走到御榻下，向皇上叩头，并与张居正、朱希忠一行辞出宫门外候旨。

须臾，穆宗遣内侍将高拱等人召入。高、张、朱站立于丹墀，恭候圣旨纶音。穆宗却命他们再上前，待三人在御榻前立定，他从容说：“朕一时恍惚。自古帝王后事……卿等详虑而行”。三人叩头后，退出乾清门外候旨。少顷，内侍高声传旨：“着高阁老在宫门外，莫去！”高拱随即对张居正说：“我留，公出，形迹轻重唯为公矣。公当同留，吾为奏之。”便对内侍说：“奏知圣上，二臣都不敢去。”

到薄暮时分，内侍传旨：“高阁老宿宫门！”高拱碍于宫内礼仪，回奏道：“祖宗法度甚严，乾清宫系大内，外臣不得入，昼且不可，况夜宿乎！臣等不敢宿此，然不敢去，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。有召即至，有传示，即以上对，举足便到，非远也。”显然，穆宗从正月大病后，心有余悸，已经在考虑后事了，今日召见三位亲信入臣时，就流露了“后事卿等详虑而行”的心思。自知去日无多，不知那一天逝去，应预作安排，所以才命阁老在宫内过夜。高拱不愧足智多谋，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在离乾清宫咫尺之遥的西阙太监直庐过夜，静候传唤。既然内阁辅臣留宿西阙，那班五府六部大臣们也都不敢回家，只得留宿朝内，谓之“朝宿”。以后几天亦复如此。不久，内侍传来消息：“圣体稍安”。高拱兴奋得马上写了一个札子呈上：“臣闻圣体稍安，不胜庆幸。今府部大臣皆尚朝宿不散，宜降旨，令各回办事，以安人心。而臣等仍昼夜在内，不敢去。”穆宗以为然，即时降旨，命百官散去。而高拱、张居正仍每日问安如初。过了四天，穆宗觉得身体“益平愈”，便遣



内侍慰劳高、张，命他们回家，一场虚惊才算过去。

有一天，穆宗兴致较好，乘坐轿子来到内阁，高拱、张居正大吃一惊，急忙出迎，俯伏在地。穆宗将二人扶起，搀着高拱的手臂，仰望天空良久，欲语还休。高拱搀扶穆宗行至乾清门，穆宗才说了一句：“第还阁，别有论。”到了第二天，又寂然无声息。善于机变的张居正从旁细细观察了皇上的脸色，“色若黄叶，而骨立神朽”，已经病人膏肓，虑有不测，便暗自写了关于皇上后事的处分十余条，密封后派小吏送给司礼监兼笔太监冯保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宫中传出“上不豫增剧”的消息，五月二十五日又传出“上疾大渐”的消息。这一天，穆宗召见内阁辅臣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，到乾清宫受顾命。高拱等急急忙忙进入寝殿东偏室，但见穆宗倚坐在御榻上，皇后、皇贵妃隔着帷帘坐在御榻边，皇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面。

此时坐在御榻边的皇后，即孝安皇后陈氏。陈皇后无子，因被穆宗移居别宫，抑郁而病。外廷传闻此事，议论纷纷。不久，陈皇后还是回到了坤宁宫。坐在皇后身边的皇贵妃李氏，即皇太子朱翊钧的生母。站在穆宗御榻右边即皇太子朱翊钧。

当时的情景颇有一点凄凉之感。高拱等跪在穆宗御榻下，倚坐在御榻上的穆宗，命高拱伸手上来，自己的手靠着榻上的矮几伸过去，抓住高拱的手，一面望着身边的后妃，一面对高拱托孤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以天下累先生”，“事与冯保商榷而行”。尔后便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。遗嘱有两道，一道是给皇太子的，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。

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：

“遗诏，与皇太子。朕不豫，皇帝你做，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。你要依三辅臣，并司礼监辅导，进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怠荒，保守帝业。”

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：



“朕嗣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。偶得此疾，遽不能起，有负先皇付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付之卿等三臣，同司礼监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图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泯。”

这个遗嘱，引起外廷大臣的议论。高拱极力扬言是张居正与冯保所拟，并非皇上本意，尤其对于其中“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”一句，攻击最力。这不免有点过分，且不说穆宗托孤时曾亲口对他说：“事与冯保商榷而行”，可以为证。而且，当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，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二月在一道慈谕中说：“司礼冯保，尔等亲受顾命”云云，更是确证。由此可见，穆宗的遗嘱虽为张居正与冯保所拟，但并未违背穆宗原意。《实录》纂修官在修史时疏于考订，为调和矛盾，竟将遗嘱中“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”一句删除。见于《实录》的遗嘱是这样的：“朕嗣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。偶得此疾，遽不能起，有负先皇付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付之卿等三臣，宜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图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泯。”高拱亲受顾命，他又从冯保手中领受了遗嘱文本，在回忆录《病榻遗言》中抄录了遗嘱的全文，明白写有“同司礼监协心辅佐”一句。而且他事后还多次对这一句话发表议论，以为“自古有国以来，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”。《实录》的这种删削，为了某种政治意图，掩盖史事真相，实在不足为训。

高拱等听完穆宗顾命之辞，大为悲恸，不能自胜，边哭边奏说：“臣受皇上厚恩，誓以死报。东宫虽幼，祖宗法度有在，臣务竭尽忠力辅佐。东宫如有不得行者，臣不敢爱其死。望皇上无以后事为忧。”且奏且哭，奏完便大恸长号不止。在旁的皇后、贵妃也失声痛哭。少顷，两名内侍扶起高拱等，三人长号而出。

第二天，即五月二十六日，穆宗死于乾清宫。他生于嘉靖十六年（1537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，卒于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





五月二十六日，终年三十六岁（虚岁），在位仅六年。次日发丧，向全国颁布遗诏。遗诏中写道：

“朕以凉德，纘奉丕图，君主万方，于兹六载，夙夜兢兢，图惟化理，惟恐有事先帝付托。乃今遘疾弥笃，殆不能兴。夫生之有死，如昼之有夜，自古圣贤其孰能免？惟是维体得人，神器有主，朕即弃世，亦复何憾。皇太子聪明仁孝，令德天成，宜嗣皇帝位。其恪守祖宗成宪，讲学亲贤，节用爱人，以绵宗社无疆之祚。内外文武群臣协心辅佐，共保灵长，斯朕志毕矣。”

其葬礼悉遵先帝遗制，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，毋禁音乐嫁娶。宗室亲王，藩屏是寄，不可辄离本国。各处镇守、巡抚、总兵等官，及都、布、按三司官员，严固封疆，安抚军民，不许擅离职守。闻丧之日，正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，进香遣官代行。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及各布政司，七品以下衙门，俱免进香。

诏諭中外，咸使闻之。”

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照遗诏的规定在进行着。从遗诏也可以看出穆宗的秉性与风格，他不要大事声张，不让宗室亲王来京治丧，不许封疆大吏擅离职守。他是在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不显眼的一个人，在位仅六年，只比惠帝（建文）、仁宗（洪熙）稍长一点，而无法与其他诸帝相比拟。他虽是一个平庸的皇帝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：清静、宽仁，所谓“清静合轨汉帝，宽仁比迹宋宗”。把他与汉文帝、宋太宗相提并论，未免有点溢美，不过清静宽仁倒是事实。他一上台，就一改先皇（明世宗）的苛政，“黜不经之祀，绝无名之狱，除烦苛，节浮冗，恤贫困，理冤滞，崇奖遗逸，汰斥险邪”。据说，他在裕王府时，厨师常烩制一道名菜——驴肠，令他爱不释口。即位以





后，问明左右侍从，才知道是烩驴肠，颇为于心不忍，便下令光禄寺停止制作此菜。并对左右说明道理：“若尔，则光禄寺必日杀一驴，以备宣索，吾不忍也。”每逢岁时游娱行幸，光禄寺为供膳煞费苦心，必提前将各种菜单呈上，请旨裁定。穆宗总是选取最简单的方案，以示节俭。他是一个刚德内用，柔道外理型的帝王。在宫闱掖庭，他极严格，“周防慎察，严肃整齐，无敢出声”；而临朝理政，与大臣接触，则施以宽仁柔道。“臣庶廷谒，小不如仪，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，未尝轻降词色”。

穆宗死后的第二天，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前往天寿山相度陵墓。九月十一日，穆宗的梓宫（棺材）起程运往昭陵。十七日，张居正前往昭陵，题写神主牌位。据张居正事后的报告，昭陵的玄宫，精固完美，有同神造，山川形势结聚环抱。九月十九日辰时，迁梓宫入皇堂，行题神主礼毕，穆宗遗体即奉安于献殿。未时，掩闭玄宫，葬礼完成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既有先帝付托，穆宗死后的第三天，即五月二十八日，内阁元辅高拱等就上了《劝进仪注》，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，并拟就了登极的仪注，也就是穆宗临终前所说的“一应礼仪”。

五月三十日，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在会极门上表劝进。这个劝进表是“一应礼仪”的第一步。表文空洞却通篇充斥莫名其妙的深奥感，什么“伏以三灵协祐，衍历祚以弥昌；四海宅心，仰圣神之继作。传序所属，推戴均钦”；什么“龙髯已堕，徒瞻恋于臣民；燕翼惟勤，诞敷遗于后嗣”；什么“敬惟皇太子殿下，徇齐歧嶷，恭敬温文，日就月将，睿学聿隆”，“惟以承祧为重，固宗庙社稷之攸赖”云云。朱翊钧接到劝进表后，为了表示某种姿态，遵从某种礼仪，没有立即同意所请。他喻答道：“览所进笺，具见卿等忧国至意，顾于哀痛方切，维统之事，岂忍遽闻，所请不准”。



六月初一日，天刚亮，有日蚀。百官们忙于穆宗丧事，哭临于思善门；哭临毕，又赴礼部行护日礼。官员们一律丧服：青服角带，停止鼓乐。礼毕后，仍各就各位，素纓办事。

少顷，朱翊钧身穿縗服来到文华殿。文华殿在会极门东侧，是皇帝与大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，前殿匾额写道“绳愆纠谬”。他在这块匾下再次受到百官上表劝进。劝进表重复了上次的语句以外，强调“神器不可以无主，天位岂容于久虚”。朱翊钧看完后，召内阁辅臣入内，交谈片刻，即传谕：“卿等为宗社至计，言益谆切，披览之余，愈增哀痛，岂忍遽即大位，所请不允”。

六月二日，朱翊钧縗服至文华殿，百官第三次劝进。这次，他不再推辞了。阅毕笺文，召见内阁、五府、六部等官僚，稍作商议，传出谕旨：“卿等合词陈情至再至三，已悉忠恳。天位至重，诚难久虚，况遗命在躬，不敢固逊，勉从所请。”

六月初三日，礼部遵旨呈上登极仪注。六月初十日，皇太子朱翊钧正式举行即位典礼，宣布改明年为万历元年。这样，他就成了明朝第十三代皇帝，即明神宗。

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按照惯例颁发大赦诏书，开列了十几条大赦事宜。诸如：

自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以前，官吏军民人等，凡是犯有窃盗、逃军、匿名文书、未及害人谋杀入伤而不死者，悉免处死。至于犯该死罪，监禁十五年以上，笃疾者免死释放；

宗室往年因事减革俸禄者，诏书到日，全革者准支三分，减去一分，二分者准全支；

宗室子女奏请名封选婚者，即题覆施行；

凡在凤阳高墙内禁锢的宗室，本人已故，所遗子孙妻妾无罪拘系，未及放回者，奏请释放；

自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（赋税），除金花银





外，悉从减免；隆庆二年至四年拖欠钱粮，减免十分之三；

陕西、苏州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应天等处，差人坐守织造之丝绸等项，悉皆停免；

自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后至隆庆六年五月以前，因上疏建言获罪诸臣，如果情非挟私，才力堪用者，议拟具奏起用。

这些，表明了他力图振兴朝政的决心。

二

隆庆皇帝弥留之际，为朱翊钧选定了内阁的三位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作为顾命大臣，显然这是参照了宣德间故事。当宣德皇帝去世时，太子朱祁镇年方九岁，比现在的朱翊钧还小一岁，受命为托孤大臣的是内阁中的“三杨”（士奇、荣、溥）。不过若论才具而言，眼前的三位也都不在“三杨”之下。

高拱，字肃卿，河南新郑县人氏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逾年即授为编修。高拱练习政体，负有经国济世之才，隆庆皇帝居裕邸时，出阁讲读，他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。嘉靖皇帝讳言立储，而景王迟迟不就藩国，致使中外危疑。高拱在裕邸九年，启导裕王益敦孝谨，敷陈剴切，深得器重，裕王曾亲自手书“怀贤忠贞”四个大字赐给他。当时，在朝中当政的严嵩、徐阶二人也非常赏识他，主动向嘉靖皇帝推荐。故而，高拱的仕途颇为顺畅，初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，继任礼部左侍郎、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，再进礼部尚书，召入直庐，撰青词，获赐飞鱼服。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便拜文渊阁大学士，与郭朴一道同入内阁。隆庆皇帝即位，他进为少保兼太子太保。对徐阶自恃首辅，在内阁中独断专行的一些做法，他颇有不满，经常以裕邸旧臣的身份，与之相抗。在他看来，徐阶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，不加甄别地将